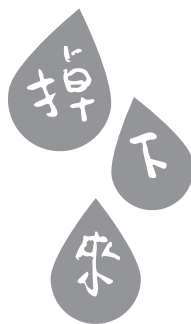


童年就要



王大豐
著

〈目錄〉

- 08 【評審代表序】掉下來的回憶，戀戀雲林
11 【自序】

童年就要掉下來

- 15 一隻昏冷機飛過頭殼頂
16 春天的木棉式
18 童年就要掉下來
19 寄車處
20 毛巾節
21 落腮鬍
22 搶水節
24 童話遊行
25 滑草坡
26 男孩的果實
27 畢業典禮
28 玫瑰少年
30 辦桌
31 割耳朵
32 萬聖節小丑
33 深邃
34 愛麗絲大叔
36 童話浪遊
38 童工

- 40 一首凍齡的詩
42 桐花季
43 童年再見
44 未來的懷舊畢業照
46 曬菜埔兮下埔
47 夢靨
48 蟬鳴
49 超人
50 煙花
51 新嬰兒潮

路上有鹿

- 53 鐵件加工廠老闆的微笑
54 黑手
55 美男魚
56 送貨員的日常
58 橋上停下來的流浪漢
59 乞丐的秀
60 福氣哥
61 老人與遊行
62 老人的午後
63 路上有鹿
64 一直沒有下哨的外套
65 鞋匠

- 66 仕紳大樓
67 馴服
68 眷村玫瑰
69 我們掛起霧
70 地下車站
72 這房間沒有窗戶
74 零點零台北
77 將軍身後
78 隔夜餐
79 牛墟
80 鹿和一座島的凝視
82 笑年せ～安那
83 夜市小孩
84 街頭藝丐
85 流浪犬
86 灰鵲鴿
87 流浪犬
88 斷尾
89 憂鬱
90 城市浮光
92 咖啡館奇遇記
96 曾經母親的一天
97 阿嬤的跑水節
98 巷子有狗

99	鴿子飛起來
100	鯨魚眼
101	貓的白日夢
102	貓步
103	貓膩
104	人面蜘蛛
105	白鷺鷥
106	燕子
107	動物天氣

神的房間

109	謝必安
110	家將背影
111	紅鋼管
112	普渡
113	送水燈
114	神的房間
115	豬的各種節日
116	陣頭老師傅
117	古廟剪黏
118	眾生種聲
120	小宋江
121	勸世廣告車
122	舞龍

- 123 王船與老人
124 七月
125 七月
126 鋼管妹
127 牽水狀
128 誤入
129 迓媽祖
130 神的照相館
131 前世

反光鏡的風景

- 133 空巢
134 反光鏡的風景
135 向日葵
136 麻雀樹
137 夕陽的命盤
138 彩繪傘
139 屬海的
140 湖心
142 平安
143 告白
144 你只是
146 出去回來
147 未來鄉愁

148	大王蓮
149	爬牆虎
150	當詩的時候
151	喧嘩
152	在出生與腐毀之間彷徨
153	預言
154	繁花
155	時間的河
156	致芙烈達及生命本身
158	樹影
159	野花
160	荷葉上的露珠
161	落葉
162	曬鞋子
163	木頭
164	濕地
165	清明節
166	旅社
167	舊戲院
168	假日公園
170	凶宅

〈評審代表序〉

掉下來的回憶，戀戀雲林

作家 / 鍾文音

我的父母親都是雲林人，祖父輩從清代即落居二崙，父水母土在濁水溪沿岸世代繁衍生息，孕育出我這個雲林女兒。

多年以來，家族的生死一直牽動著我的返鄉旅程，這裡有我的家族之神（蘇府王爺），有我家族樹開枝散葉的追憶似水年華，這裡是我目光定錨往事生動形象的原生座標。

然我幼時即隨加入北上工潮的父母親離開雲林，只是雲林一旦生活過，就一直長在我的心，未曾離開過。從童年起至上大學，我像候鳥，每個寒暑假都在這塊充滿故事的土地度過，在夜晚葡萄樹下聽著故事，聽著嚟聲的哀歌逐漸解封，遙想著未曾謀面的叔公與祖父因白色恐怖而或死或牢災的人生短歌，因之哀因之苦因之短，使我寫了許多關於雲林的散文與小說。

這土地，太多親眷，父系母系的繁花盛世雖凋零，但文字的力量永遠將其拉高挖深。

雲林的故事永遠未竟，一波又一波的在地寫作者也在這座花園迷宮試圖闖蕩一條迷人小徑。

忝為一個資深寫作者，我期待雲林出版的作者其作品日後也能進入真正的出版市場以一較身手。畢竟市場是殘酷的，依賴補助是途徑，但追求更上一層樓，需要擁有更多市場讀者的考驗。也就是文學園丁不妨多嘗試，試驗各種新品種，要避免複製自己（即使那是自己擅長的）。

我以為創作除了閱讀重要之外，生命力是當代寫作新手更大的挑戰。只有通過生活磨礫過的作品才能具有魔力，才能不斷被咀嚼

與回味，因為生活是文學的根，從而在生活的現實中開出想像的花朵。

可貴的是，雲林徵選出版勝出的作品都具有十足的生命力與浸淫時間長河的凝視之眼。此回，詩選仍是參賽大宗，散文耕耘成績不錯，小說仍有待再灌溉，兒童文學則需待更多文學質感的投入。

被多位評審遴選而出的兩部作品新詩集《童年就要掉下來》與散文集《走過從前》。

擔任評審觀察員多年，讀到《童年就要掉下來》的詩語與語境，立即被活潑與現代歌集似的詩語吸引住，作者的詩境有飛翔之感，但又能扎根生活過的痕跡歷歷，疊加的字句與碎裂過後再重組的詩語，拉深攀高了詩的質地，於是詩不再只是抽象，而是能降落在真正的文學領土上。有現實基底，有高度想像詩語詩感，於是能飛揚在更高的詩國度。

光是書名《童年就要掉下來》就具有十足的想像，童年如何掉下來？掉下來如何？為何作者不用消失的童年，或者斷裂的童年？別問我，這就是詩，趕緊翻開書讀吧。

《走過從前》則是一則生命長河的重新凝視，讓我們回到雲林的過去，漫長的過去都在作者的鋪陳中，呈現一種浮世繪之感。有時張力十足，有時又輕鬆回望，每篇短文都縫織進生活的哀歡，彷彿是一張張的老照片，散發出濃濃懷舊時代的昏黃情調，帶著生命史的爬梳，是作者一生的凝結，我特別喜歡這種生命史的寫作，自自然然，呈現生命內裡感情的軌跡流動，不故作文學姿態，只是如實地展現生命自然的痕跡。

我想作為一個地方上的年度出版選集，這類生命敘事，有如是以生命時間換來的經驗再造，幾乎是作者個人的似水年華，有如生命的回憶錄。時間向度拉得很長。可閱讀出作者攀爬不同人生風景與思考的各種面向。

這由時間流動的風景所串連起的散文時空，可說是一種素樸之歌，另一種歌詠圖像，有如鄉村牧歌，展現雲林特有的純樸情調，輻射出人與土地的感情。

以想像再造的詩集和以生命串聯的流動風景，珠玉詩集與素樸散文集，兩本作品都是雲林出版選集的豐收。

我想喜愛文學者心中永遠有一座隱形的生命花園，花園的榮枯遞嬗，讓風景因之更豐饒。

文學恆在，枝葉雖凋，根部猶在，頂過枯水期，春色在望。

在此，我謹代表評審團，深深祝福著，也期許未來文學依然灌溉生命的花園，將現實的荊棘轉化成文字閃亮的桂冠，即使在這文學已然很輕很輕的年代，但個體永遠是壯闊的，莊嚴的。

作家 

〈自序〉

「童年就要掉下來」一開始其實只是一首詩，應該說只是一個畫面，一群小孩在攤位買了冰淇淋，嘻嘻鬧鬧一邊吃一邊跑回家，夏天冰淇淋融化的快，有時候貪玩滴在手臂上的冰淇淋比吃掉的多，珍惜的小朋友通常都會連流在手上的冰淇淋一起舔乾淨，童年對我來說就像是涎落在小手上的冰淇淋。後來發現自己的詩創作還真的有頗多篇幅，都在處理童年這個已經遠離卻永恆的命題，詩裡有時候以隱伏看不見的情感叩問，有時候以殘忍的單刀方式直擊，其實都在與童年做某種程度的糾結與拔河。

這本詩集裡大部分涉及童年的篇幅，都不會僅僅只是追逝年華那種無謂的感嘆，就以第一個篇章「童年就要掉下來」詩集同名的這首詩來說，一個海邊村莊辦熱鬧的場域，多的是指涉掉下來或陷落這樣的意象，比如等在小巷在外兒孫返鄉的阿嬤眼神，比如偏遠村莊與大都會城鄉差異的陷落，都在說一種快要消失的鄉愁，鄉愁說的不也是一種集體意識裡的童年嗎。童年一定是歡快的嗎？當然不是，「玫瑰少年裡」的性別認同迷失與校園霸凌，「童話遊行」裡現代教育的疏離，「童工」裡藉由童年的眼光對工業時代剝削勞動階層的反撲與控訴，「新嬰兒潮」裡的未婚少女產子……都不僅僅耽美的緬懷童年，而是在懷舊與冷酷裡不停的切換，不停的切換裡看見赤裸裸的童年。

第二篇章「路上有鹿」大多以詩為鏡頭對邊緣人物的素材進行文字的街拍，童年則轉化為一種隱伏的物件或意象存在，或者充滿奇詭的異想，童話與街頭素描的混搭，比如「愛麗絲大叔」，比如「眷村玫瑰」裡的老王子，都是用童話來稀釋世態變遷裡的荒涼感，

另外「美男魚」也可以說是美人魚的移工版，「曾經母親的一天」是以近似童念或童謠的口吻或節奏，來喚醒一個沉溺喪子悲傷的母親；還有「咖啡館的奇遇記」、「馴服」、「動物天氣」、「橋上停下來的流浪漢」裡人與路燈的辯證，這些擬人化的寫法，也都是黑色童話裡才有的奇想。

那麼童話只存在童年還是孩童的世界才有嗎，大凡對真純世界的嚮往，對不可見不可考的世界的企求或寄託，這樣的信仰本質上也是一種童話，第三個篇章「神的房間」說的就是一篇篇信仰上的成人童話。「謝必安」、「家將背影」、「神明照相館」是在神格裡偷渡人格，「誤入」則是拿青斑蝶與僧侶做一個魔幻對照，提出所謂的神蹟裡的附會與乖謬；「豬的各種節日」、「眾生種聲」則是較為平和的戲謔，「前世」比較接近神話式的書寫，「小宋江」就完完全全是講陣頭裡的童年了。

詩集最後一個篇章「反光鏡的風景」，反光鏡是一種鄉間很日常的交通設施，我卻覺得那是一種很奇詭的存在，把不同面向的空間，叫喚到同一個平面預覽，如果時間上也有反光鏡，那就是把不同時空排列到眼前一點名。就像這個篇章表面上是對很多靜態風景的書寫，其實是透過詩句或孩童眼光裡的反光鏡再次變形或折射，同名的「反光鏡的風景」這首詩是最典型的，把鄉間尋常景色裡隱伏的不安透過反光鏡顯影，另外 cosplay 樹葉的麻雀、藏太多心事的向日葵、可以占卜的夕陽或者一直有神在看守的公園、童年裡一直住著的那棟凶宅，都是「麻雀樹」、「假日公園」、「凶宅」等這些詩裡，用小孩或文學眼光裡重新變造過的世界。

那麼童年真的掉下來了嗎，在時間軸上來說那是無庸置疑的，「把冰淇淋的小手舔上來」或者把「阿嬤的眼神扶起來」那都是對

童年挽留的動作，如果把童年與美好的真純世界畫上等號，那麼我們就可以像「一首凍齡的詩」裡的文學老園丁一樣，把自己退回一顆種子，把童年放在未來，那麼童年就是對明天美好想像的追索。或者也可把童年當作可以暫存的時光，像「寄車處」那樣，把一些願望或缺憾因為離開而暫時寄放，回來又可回到起點。但我更希望童年是一種像母親那樣，接近像原鄉那樣一種力量的存在，在人生或者創作的孱弱時刻，像回春成少女的「跑水節的阿嬤」，變成一種洪荒力量可以再次被召喚。

作者 王大豐

作者簡介

王大豐，雲林縣虎尾鎮出生。曾出版「說時遲，那時詩」詩集，曾獲周夢蝶詩集出版徵選決審入圍、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金車現代詩獎、雲林文化藝術獎新詩獎、散文獎及攝影獎、嘉義管樂節攝影獎。

童年就要掉下來



一隻昏冷機飛過頭殼頂

一隻昏冷機飛過頭殼頂
拉開天空的拉鍊
那裏沒有戰爭
有一點點耳鳴
像國家警報失靈

一隻昏冷機飛過頭殼頂
給天空畫聖誕彎彎的白眉毛
有一點搞笑沒那麼浪漫
不像一群鴿子掠過
想剪去天空的截角
兌換更好的主人

一隻昏冷機飛過頭殼頂
長大的你挑挑眉沒有表示
童年踩在腳底
指手劃腳
他還想割去天空的月亮

春天的木棉式

1

沿著去年田地的紋路
農夫從手中紮上新的苗
一畝一畝接著綠
生氣極了
木棉全身的眼睛都被喚醒
蟄伏整個冬天的招式
每一處拳腳都擲出火
路過的風
想為自己慶生的時候
就來吹熄一朵蠟燭
悶著頭只會防守的土地
久久才聽見她
啪搭一聲喊疼

2

去年跳太高的羽毛球
停在春天的肩膀
不肯下來
小孩在樹下直跺腳
所有的鳥都花容失色
有的重重摔到地上
一朵兩朵摔碎了鳥聲
變成阿木忘記收進年裡的
春天的紅棗泥

3

春天有時候走得很慢
慢到木棉長出了水牛的腳
水牛的角長出了木棉的花
他們慢慢向彼此靠近
慢到互相交杯了
又別過頭
各自喝了一口對方的影子
這才甘心把這個季節過完

童年就要掉下來

童年就要掉下來了

快把融化的小手

舔上來

小巷子就要掉下來了

快把阿嬤的眼神

扶起來

村莊就要掉下來了

快把海冰起來

可是海都冰起來了

你還怎麼坐著鄉愁回來

寄車處

請問可不可以寄放
睡不著的夜晚
放牧的綿羊
拋錨的腦海
不能停靠的船隻
將雪不雪的天氣
不能保暖的星光
還是被錯過的願望
不能抵達的明天
誤點的火車
不能旅行的月台票
還是失約的黃昏
被綁架的鴿子
空座位咖啡杯殘留的對不起
還是沒有旅人歸來的家鄉
沒有人等你回家的過年
放飛的少年風箏阿
歲月的繩索另一端
網綁著的父母的眼神嗎

毛巾節

田和田手牽手
毛巾挽著毛巾一起躺平
攤開眼神一起放天空的風箏
身體怎麼曬也曬不乾的汗水阿
隨著時間慢慢流成了河
鹹鹹的河裡有你童年的倒影
睜大眼睛看你是
天邊一朵雲
你回過頭看他像
遙遠的一朵家鄉起霧的棉

落腮鬚

當意志長滿落腮鬚
我們就可以穿牆而過
舉亮火把
會有星星魚群一樣跟隨
我們會和過去的自己
不期而遇
捧起他的臉說
一切都是我對不起你

搶水節

1

小手小腳拎起竹簍
在蓄滿水的田裡奔跑
歡笑在歲月的臉濺起水花
像一個玩笑
停格在某個時空
沒有跟著小孩
飛到長大後的樹梢
一起開花一起結果一起枯黃
一起說落葉後就不再起來
也沒有落回過去的大海
等著被記憶的月光垂釣
然後像小說一樣
忽忽醒來說
阿～原來那時候
搶在我傷口前面的是你

2

童年的快樂是水做的
笑點很低
跑起來就濺了你一身笑聲
嘴裡眼裡心裡
一圈圈漣漪

童話遊行

童話一直向前行
短期內不會回家
可是你的日子一直長大怎麼辦
可以餵自己一塊餅乾
把動物園縮小嗎
爸媽是豬的塗鴉
還留在園子的牆上
椰子樹伸長了椰影
把那些字你的票根
連同缺席的星期天
一起舔走
那時候起你就再也聽不見
動物們說愛了

滑草坡

那時候海的童年是這樣過
盪完浪的鞦韆
就一路乘著草的溜滑梯
直達晚餐阿木的虱目魚湯裡
飄浮著飄浮著
都是芹菜末的夢
直到上學的路
從蚵殼裡被挖醒過來

男孩的果實

那鳥飛到樹上
和樹葉們一起等待墜落
所有旅行過的天空
都在身體裡面慢慢沉釀
等掉光了身上的羽毛
她會變成一顆果實
男孩來到樹下
像秋天一樣成熟
在月色滿潮的時候
她會湖泊充滿的送給他

畢業典禮

走出青春校園以後
男孩子的淚腺
就會自動走入旱溪期
畢業時集體動情的場面
其實就是青春的告別式了
一直到男孩覺得自己衰老了
憑自己生猛的意志
其實都沒有更動世界分毫
那在下視丘隱姓埋名多年的青壯年冰河
這時候才會慢慢回到黃昏的眼睛
迎風就有潺潺溪流

玫瑰少年

橘子色的落日沿著西牆走，沉甸甸
沒有瞳的肉球，跟著我
這天地的操場阿，我的膀胱
漲滿了尿阿媽媽
卡其色的草原硬著胸膛，老得
不能再老的國旗歌低緩哀吟
我的血液中了毒，女性化的尿騷
逆流的時光，愛繡花的小強去了哪
書包裡還藏著姐姐的毛線針嗎
是不是又抱病號躲在教室
偷偷別上待嫁的鈴嚙花
白著一張臉，困在窗戶裡
一朵內向的雲
媽媽阿今天我又沒去上廁所
釀著一缸韭黃回家
比宇宙還曠涼的學校
找不到一間不會惡作劇的廁所
我永遠只有十分鐘
校長訓話的旁邊是訓導抽背的旁邊
是數學小考的旁邊沒有我
天生缺乏的男性氣概站不上成年禮
他們拉開保險瞄準星星

美妙下流的甬道阿爽洩扣發
這光潔神聖的尿槽，神親吻過
殺戮的陽剛霧氣
有人好事打破了我的缸
黃澄澄芒果的血阿小強
在我的青少年死去
我在小強 CC 的尿漬裡翻過身

說！是誰砸下的最後一顆石頭

辦桌

你不知道那快樂
堤防在辦桌
小船們都靠攏了過來
村莊有喜事
長大的人都搭上夜的末班車
回到黎明的童年
海他知道了
魚也飛起來了
也想坐上你阿爸的歐兜賣
提早從海下課
快快回家

就等著你來還是不來

割耳朵

月亮始終沒有轉過來

出草的

那半張臉

萬聖節小丑

恍錯的人群
誰和你的眼淚擦肩而過
會回首的笑臉
都會盛開成一座節日
像不能被看見的鬼
燦爛而短暫

深邃

看不見的遠方
有一隻妖怪等待著
無形且巨大，淒厲卻渺小
想像在那裡變成真實
散佚的唱曲，古老的夢話
童年一直停不下來的結局
埋伏在某處的洞穴
秋天剛剛掃視過天空
失去色澤的悄悄話
全都藏到了樹腳下
微服的天堂，單腳站立
在某個樹梢尖，露出肚臍
滑稽的笑聲，布料很節儉
一隻蜥蜴穿著夾腳拖鞋
踩破了幾個散步的喇叭
被順手牽走的那只最珍貴的號螺
聲音慢慢消失

愛麗絲大叔

你很不習慣等候
那空白下來的時間
腦袋會長滿齒輪
推著你停不下來
眼珠子貼著手腕的錶
又要來不及了嗎
紅燈熄滅的前一秒
心裡的橋會跟著斷裂
你又過不去了
將要前往的宴會
就在眼前玫瑰一樣
眼睜睜盛開眼睜睜凋謝
你一定要穿過那些晚會的
穿過那些晚會
找到你掉落下來時的黑洞
那些黑洞會幫助你
幫助你讓自己變大讓自己縮小
有時候幾幾乎全身都是透明的
你知道別人看不見你
可是夢很久沒有夢見愛麗絲了
離開你的童年

那些童話就沒有跟著你長大
你還是得趕往下個路口
趕往那些不存在的宴會
帶著你的大叔和跟著你很久的
八字鬍

童話浪遊

離開童年後故事就關上門了

我手掌心上的碗鉢啊
缺了角的光陰如此短淺
從我的髮際，疾疾的鞋跟
有風聲，星月的日子跟著
輕易地踩上我的背，也過去了
昏昏地抬起頭
又是一個日出

我常常想起我常常忘記
忘記我是出門來採藥的
母親的咳嗽聲一直不朽
在我的耳貝裡長成一片陰鬱沼澤
一隻赤背蛙跳過去
落下一只新皮鞋，跛著腳
的舊童年喊疼
一行白鷺啣著，失蹤多年的
月色療傷，也掠過去了
從我的額頂，高溫的霜雪不降
密密麻麻深深淺淺的溝渠蜿蜒
退化的淚啊總該有個隱形的方向
是啊我常常想起又常常忘記

我是隻鬼，在餒水統裡翻找飢餓
貪婪的精光像星星
攤在地下道，寫成一則無名啟事
動也不動，無人閱讀
裹著草蛹而眠
我又是安靜的蟲蚤
在毛屑裡聽著蟲豸們的對話
說一隻臭青母攀上了土地公的神龕
自此耳語似海靈動的異象如光
啊也許明朝醒來
我就是株五瓣幸運草、千年不化活靈芝
嚙著晨露，回到母親的榻前
母親從我脹氣的肚腹走了出去
晃著辮子的少女母親啊
裹著我鼓鼓的百草心事，蹦蹦跳跳
離。家。出。走。

童工

工廠宿舍一直站在那裡
改了朝代換了老闆
多大歲數了 斑駁的牆面
沒有童年等在那裡
每一個房間都是老的，黑著臉
從古早的酸腐裡裡透出來的燈光
鳳梨果肉一樣昏黃
像隨時都要停電的夕陽阿
來這裡打過工的小學生
都被拉長了影子
多削一顆鳳梨就多餵養一點長大的夢
被冰水泡皺的小手
時間的輸送帶也會推著他們走
分裝到不同的未來
多削一顆鳳梨心多五毛
往事太酸了
誰也不想裝進鄉愁的背包裡
只有沒有離開過的老人還站在樹下
他的白髮懂得霜雪
說這裡以前都是木麻黃
滿地帶刺的毬果
顛得回憶好疼好疼

那個偷吃鳳梨心被發現的夏天
脹紅的耳朵
像女工們臉上盛開的晚霞
不會有人看見
下水道磊磊的紅果子
風一吹就叮噹叮噹響
老人的耳朵也叮噹叮噹響
說那個時代阿，好久好久
還看不見藍天

一首凍齡的詩

你騎著一台老爺機車
駝著歲月的光
從 50 年代奔馳而來
帶著一顆詩的引擎
沿途催促文學的芽
快快長大
當別人的睡前故事都是白雪公主
你卻騎上白頭翁的翅膀
帶著孩子們尋找土生土長的夢
你有一個秘密寶庫
一本時光的收集冊
剪貼小孩們的奇思異想
用詩接力的漫漫歲月阿
小孩的小孩有時候也會來翻閱
指認出爸媽的光
找到自己詩的家譜
有時候你也會頑皮的把詩的沙漏倒轉
要時光趕快回頭
河流奔回高山
雨點飛回天空
被時間的筆尖不小心滴落的老人斑

也退回一支正靈感泉湧的鋼筆
面對方方正正的稿紙
那是你跟小孩們耕耘的田
下筆之前
我們知道了
有的小孩長成了大樹
你還在校園深處
默默長回一顆種子
長回一首凍齡的詩

桐花季

會有巨大的花苞
借用蝴蝶的意志
住進你的心房
從此沒有再離開
沒有季節
只有你仰頭想起童年時
她才會順著你仰角的弧度
徐徐盛開
只有你阿公的胸膛和你的記憶
可以催熟的花季

童年再見

作廢的時光

看守人不在了

盛夏的綠蔭懷舊色

水塔的喉嚨很乾

一隻在水塔底死了一百年的毛蟹

醒來，聽見嘩嘩的水聲

未來的懷舊畢業照

畢業是很多東西
即使沒說再見也會跟著脫落
像鳳凰木跟往事
就常常用這種過曝的方式
讓自己結痂
許多細節也跟著
消失在風一樣的白光裡
你怎麼用力回想
也想不起來
那年站在你旁邊的
是你的友情還是就只是別人的童年
人生是彩色的嗎
很多人不知道內心最深處
最會作夢的那一個房間
其實是黑白的
沒有色彩是最安靜的色彩嗎
比白色更沒有聲音的其實是過往
未來的過往會讓我們慢慢發現
心裡的波浪最後
牽動不了嘴角的帆船
明明痛恨著

卻更用力比讚
想開口說愛
眼神裡卻閃出更多雜訊
內心壞掉了嗎
那些皺摺和陰影
都是你人生的山和水
你一邊攀爬一邊背著你
在你的心頭複寫
比真跡更有層次的向你開展
成熟是復古的開始
讓我們明白這輩子
拍過最美的笑容
是冷在硬碟
不想格式化又不想讓未來回首看你的
自己的第一張畢業照

我們都是從那裡開始被時間懷舊的

曬菜埔兮下埔

日頭。稻埕。老阿嬤。
蹲下來就是一整片長繭的下午
收割過的日子陽光都很滿足
慈祥眼睛親吻過的
啊青春的沙西米
翻過面
孫子翹起了孤輪
舉過菜埔舉過阿嬤舉過稻埕
舉過牆舉過樹舉過雲頂起了天
再輕輕放下時
稻埕也收起了日頭
阿嬤收起稻埕
孫子收起阿嬤

留下的黑忽忽的老菜甕
也只好孤伶伶地收下了天

夢 靨

我們都害怕
什麼突然在背後活過來
比如影子
比如鐘樓的塔尖
比如風車旋槳的鋒面
比如死進磁磚隙縫的苔癬
潔癖一樣的道德感
比如身體某處排水管的滴漏
滴落童年屋頂海一樣的黑夜
被遺棄的白齒立著獠牙走了出來
看起來就像愛

蟬鳴

穿過樹林
你的歌聲是脫好皮的果子
無料直出內心深處
你光溜溜的童年也在那裡
張大嘴等著
搜捕完這個夏天的滋味
他也會長出翅膀
背著你長大成人的方向
一去不回

超人

年輕是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能夠
什麼都願意
的超人

阿公是
卸下華美皮囊
赤裸著歲月
與你日日蒼老相見
不需要電話亭
不需要紅內褲
隨傳隨到的
超級使用人

超人是
一直夢想著能夠
一直到死
才相信自己此生無比平凡

煙 花

當你回望夜空
也會變成那年的小女孩
用小草的眼睛
看進煙花深處
知道那是又有星星的願望
被燦爛的實現了

新嬰兒潮

凡背棄的總會潮湧回歸
愛情女孩不服膺古老的自然定律
於是垃圾桶開始私釀人生
沒有道德地
還來不及分類即要回收
鏽鈍了的剪刀傻傻地相信
割捨罪惡愛情即可痊癒
但臍帶總是藕斷絲連地懸念著
被闖去啼哭的暗夜
何時大量失血 汨汨湧動

路上有鹿



鐵件加工廠老闆的微笑

時間怎麼加上輪子
把一切都滾向遠方的
你比誰都清楚
那些大大小小的行星
在你周圓環繞
生活咬著生活
總是摩擦
混雜著尖叫
會穿透黎明的耳膜
你早就習慣
重的話聽起來總是輕盈
在機器瀑布裡
做生活的禪
打滾的好歹都是日子
月光打得越薄歲月的繭就陷得越深
沒有什麼可以堅硬的
除了油污裡微笑的柔軟

黑手

那手很髒
需要像醫生一樣的天分
廢生活山一樣堆積著
這裡藏著傷疤那裡掖著坎
還有呼吸嗎
只有那手聽得見
他也做著上帝的事
決定誰該成為誰的靈魂
誰該進入誰的體內
我們就能啟動彼此了
繼續為別人的人生
心動

美男魚

這人工湖就是移工們的假日
他們赤裸著國籍
在這一世上岸
身上還帶著鰭
撈捕異鄉夕陽最後一道餘暉
一枚落日一個鱗片
慢慢織回他的尾巴
重返溫暖的南方大海

送貨員的日常

每天
我把這裡的黎明
車往你的黑暗
在家和陌生住址之間
奔波 總會折返的河流阿
收件人永遠在半路
把遠方等成一棵樹
還不停的向天空生長

每天
只有七分飽的夢
總想再打個盹
一不小心就變成一座陸橋
也是文風不動的堡壘
像你的二頭肌一樣強壯
妻小還在裡頭安睡
鼾聲有蝸牛的紋路
跟著日出出門天氣偶而酸疼
其他無風無雨

每天
也總想把公路灌醉
一路無夢
除了你巴豆飼的兩尾金魚
偶而會游向天空
把螞蟻一樣的你
遠遠遺忘在空蕩蕩的酒杯裡

橋上停下來的流浪漢

恍惚間你又抵達哪一個人世
還是你又從哪個時空恍惚回來
或者你只是這片刻
以為自己是橋
得定下來
讓洶湧的人潮
穿過你回家
又或者你從來都是橋
躺累了想爬起來變成人
一動也不動像橋上長出來的樹
你還在思考要先抬哪一隻腳
舉哪隻手開始你的新生活嗎
也許你就只是
還有微弱心跳的的路燈
這次你不想再那麼準時
把別人的黑暗打開了

乞丐的秀

怎麼欣賞你
哪個時代的乞丐
縫縫又補補的秘密
跟不上你身上的補丁美麗
還是你就只是一座戲棚
把別人的身世拽在懷裡
跟著熱鬧趕集
從哪裡來阿
低垂的臉找不到你回家的路
像達悟族的斗笠
藏著誰的天空
掖著誰的海
偶而眼角餘光也會放空成飛魚
在思緒的山頂閃耀
還是花花褲子才是使用說明書
說明怎麼把世界折彎成這樣藝術的角度
說明怎麼打開慈悲的開關
讓眼淚蜿蜒到鉢底
匡啷啷敲響心裡的浪花

福氣哥

你把布袋都背在了身上
上面寫著福氣牌 可以想走就走
應該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匱乏的了
除了財富成就名聲和友情
愛情也警告逃妻很久了
問你怎麼來的
是踏著潮浪的聲音來的吧
海邊公路走久了
耳朵會長成貝殼
只聽見自己想聽見的聲音
你的起點和終點
像你的流浪一樣遠方
早就忘了是世界放逐你
還是你放逐世界
沒有了家地圖也就跟著消失不見了

老人與遊行

遊行的隊伍
連敲門都沒有
就走進你的下午
你早就習慣時間
這麼沒禮貌
花花綠綠搖著旗
走進你的左眼
再從你的右耳花花綠綠出去
繞過的你耳廓
慢慢在你看不見的後腦勺消失
你的腦袋是他們的交陪境
過個水他們就要去更廣闊的大海
這也很尋常早就是穿眼就過的雲煙
每天又像再多做了一個夢
細節一天比一天清晰
彷彿年輕征服過的巨浪
現在小狗一樣
趴搭趴搭撲回你齒髮動搖的海岸
就像那海未曾年老過

老人的午後

你一沉思
整個下午就都是你的沙發
時光被你坐得很深
剛剛刻畫的幾條年輕的皺紋
掙扎著要起來
被你側過身又抹平了
沒有人能再對你素描了
那比青苔要註解一顆石頭
還要有難度
問你都想了什麼
你回答一座空蕩蕩的海
裡頭什麼都有了
也什麼都沒有了

路上有鹿

路上有鹿
經過路人並不閃躲
好奇了幾眼
又各自在鹿上鳥獸散

樹上有數
不等你默數
就哆嗦了一地秋天

天上有鐘
想起了什麼
就滴滴答答下起時間

時間下在海裡
海裡也許也會有門
你開了出去
一個人等在鹿上

一直沒有下哨的外套

夜都已經那麼夜了
你還晾在那裡
臨窗俯視街頭人間
什麼樣的主人穿你
你也有他的脾性嗎
穿久了你也會像他
經常持槍的手
肩線也有微傾的右派嗎
他的肉身是你的靈魂
靈魂使你剛猛
街頭狙擊子彈擦身而過
先焦灼的是你疼痛的是他
而你卻更有流血的渴望
也許你也想自己長出肉身
就像這街道長出夜

鞋匠

你用雙腳
複寫的崎嶇人生
他用老了花的眼
細細收藏
至於那些不想再觸及的
也許一些窮山一些惡谷
會有春風吹又生的皺紋
指腹微昏的繭
密密縫合
就等坦蕩的舊草原
再重回新歡

仕紳大樓

你不遠不近走來
頸部以下已然荒涼
窗景都是霧
能見度尚能踽踽獨行
怎麼寫你的歷史
達建已達還是古蹟未滿
RC 鋼構還是木造樓房
恐怕更接近一磚一瓦
白手起造的殷實人家
顫顫巍巍你坐了下來
磚和磚的隙縫
腰間溢出苔癬 深居已久
那些不可聞問的地下管線
經年不雨
大抵也鬱積日深
無法通話僅存接聽功能
不言不語怎麼挺過來的
這些年的風雨
大概只有頂樓加蓋的西裝帽
還在風中挺胸搖擺

馴服

就要穿上大樓的西裝了
在此之前你常常走漏風聲
露出馬腳
比如長頸鹿的路
羚羊的鈴
斑馬的斑馬線
豹的暴風雨
河馬的河
繫上鋼鐵領帶以後
你就可以脫胎換骨
抬頭挺胸做都市人
讓家鄉父老仰望你
像你以前常仰望的山
關於草原關於溪河關於結霜的記憶
都會慢慢剝落
剩下最後的一點點
比如象的指甲
鯨魚的尾鰭最後撲打空氣
看不見的那一片浪
身上無聲掉落的羽毛裡
回望藍天的鷺的眼神

眷村玫瑰

村子搬走以後
國旗把巷弄爬成了瓜棚
愛國紅變得那麼鮮豔欲滴
一戶攀過一戶
和寂寥來回招呼
有一盆玫瑰還挺在日頭下
他的小王子遷去國宅就老了
忘了搬走她的嬌艷和傷害
留下來的盛放和枯萎
都是風中的釘子戶了
還能從誰的回憶裡拔走內心深處
易地再盛開的就都是異鄉了
再多拐幾個巷弄吧
也許還會有舊地重逢
可能是落葉的鄉音和戀舊的貓

我們掛起霧

我們掛起霧
言語變得模糊
這城市只剩喉結和遠方越來越清晰
我們都在變聲期阿
我愛你常常聽起來像我害你

我們掛起霧
你和我這山到那山的距離
沒有關係
我們還能用眼神傳遞
像飛鳥穿越雲
留下翅膀
只是接下來要先救我還是救你

地下車站

路走著走著明天就斷了
懸崖還掛在那裏
等不到雲停靠
鐵軌也是
想著想著自己就成了歷史
時刻表還貼著她的臉頰辣辣的飛行
沒有人教過她
怎麼讓時間緊急剎車
行李挨著行李
陰影靠著陰影
連肩膀都長出了苔蘚
沒有人送行的車站
還能開向誰的遠方
隱姓埋名的鐵道
不會再有人輕輕叩問他的脊骨
想聽聽童年那邊的消息
只能一層風沙
一層喧囂
一層風沙
再一層草原
一遍又一遍禱念

他們都希望你安息
這城市的心臟離你已經很遠
請自動忽略最後的心跳聲
他不遠不近像隧道裡微弱的鼓
請好好睡去
黑夜裡不會再有人回來
除了那幾個偷渡的夜晚
手銬蹭著手銬踝骨蹭著踝骨
你的皮蹭著別人的血
騰空的手拿起行李
舊日月台慢慢浮升
與海的另一邊有去無回的碼頭
默默相望像兩座被時光遺忘的島

這房間沒有窗戶

這房間沒有窗戶
卻有千萬隻眼睛聽著
你像一則謠言
每天被聲量沖到賴的岸邊
有不同的鴉雀嘖嘖喳喳的關心
你被吵成一座黃昏市場

這房間沒有窗戶
我看不到你們
感覺外面世界的時鐘停了
你身上卻長出指針
你終於有了別人沒有的時間
膝蓋裡的齒輪卡滋卡滋
催促著你做點什麼
而你什麼也做不了
哪裡也不能去
沒有發燒沒有咳嗽
整天盯著白牆
你覺得自己髒
靈魂像被刺了青

這房間沒有窗戶
世界都睡了嗎
你卻還醒著
應該慶幸的
你被及時拯救了
怎麼覺得外面世界比你高興
高興你們從來不是朋友
你該慶幸的
該寫張紙條等上帝發現嗎
還是送上一束黃玫瑰
對上一次不小心的嘖嚏
致歉

零點零台北

老婦人走出車站
顛巍巍步上階梯
抬頭看見雄偉的大樓逼來
剛到台北她就想起了家鄉的山

車站出口麥當勞歡樂送廣告前
大叔剛剛喬好他的床位
這是開往夢鄉的頭等艙
看著老婦艱難的背影
他面無表情只有僵直性發炎的姆指頭
像 101 管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這輩子只能對著天空比讚
幹！今晚他夢裡又要搭錯車
回不了沒有父母等他的小漁村

格登格登踩著一地驕傲
年輕的 OL 掃過他
斜睨了一眼顏色不改
她很嫻熟像路過鄉下的豬肉攤
她得趕去前面的小酒館
這是她第一個迎新餐會
她的美麗人生才正要開始
路口的大頭彩繪

笑咪咪的對她招手
笑咪咪的把這夜色彎成曲曲折折的小巷

一個中年業務剛剛步出小酒館
在不遠處的電線桿撒了一泡熱尿
抬起頭對著路燈
還有他有些老態的黃金夢比著葉
這同時年輕 OL 也剛到巷子轉角
和牆上的大頭臉巧笑倩兮
上傳 IG 給明天加油打氣
此起彼落的閃燈之間
一個拾荒老嫗低頭推著車子盪過他們
時間的快門太快老嫗的動作又太遲緩
就被拉成面目不清的殘影
流瀉了一地
消失在巷子盡頭
他們誰也沒看見她

巷子盡頭蒸騰著一家麵攤
老闆娘就著砧板剁著閃爍的霓虹
七彩顏色跳來跳去
洗碗阿桑喳喳呼呼跑進來
說她看見一對情人在對街喇舌

老闆娘剛從鍋裡撈起燙得白熟的嘴邊肉
男的還把舌頭放進女生的嘴巴裡
阿桑口沫橫飛當起了街景的即時翻譯
客人都從雲霧裡把頭抬了起來
像羊群觀了觀天色
又若無其事把頭埋回雲霧裡
繼續吃草

不動聲色的只有最裡桌的婦人
她的陽春麵平靜無波
倒影裡她的左眼裹著厚厚的紗布
她端詳著自己端詳著紗布裡很深的洞穴
洞穴裡躲著一個小女孩
小女孩瑟縮著黑夜
她在等著天亮
天亮了丈夫就會出門
天亮了她就可以回家
回到母親的子宮

將軍身後

將軍的背影越走越遠
一個時代跟著星星一起消失
等不到凱旋的路燈
榮光凋零的只剩下骨骼
回憶賴坐在矮牆
垂下頭整個村落就跟著黃昏了
黃昏總是容易起風
從海邊穿過身體
無人小巷一樣空空蕩蕩
只能不停路過的
再多的故事都填不滿胸口
走了就要落下 落下了就要學著遺忘
從一個家鄉被吹到另一個家鄉
也想能牢牢的擁抱住誰阿
抱住了就是一輩子
也想摟著風的肩膀說
現在我們終於也可以落地生根

隔夜餐

隔夜尚可食用

星光

口紅印

棉被

菸屁股

街道

捲一捲還有煙霧

看不清你的

我的

國家的

牛墟

牛成廢墟

販夫走卒聚集

開口都是鄉野奇譚

從未來到民國前

哇得很深很深

鹿和一座島的凝視

在島上住久了
鹿都變成了島的眼睛
時而抬頭張望著海
時而低頭凝視著 心裡的浪

不信你可以沿著石板路走一圈
看那些歪向同一方向思考的樹
聽風說了太多海的故事
身體也長出了一朵又一朵綠色的浪
這些浪是站在原地的
但穿過樹的梅花鹿不是
讓你追著跑的時候
是無法翻頁的童話書
停下來的時候
是一座四季盛開的梅花樹
想把自己藏起來了
又不經意洩漏一截星光
像個捉迷藏的小孩
又像那座被時光遺忘的小學
童年不見了嗎
可是海還常來朗讀

風也還來寫著那些看不懂的筆劃
我們還沒來之前的日子
感覺歡笑聲還沒有走太遠

也許你會覺得這島沒有表情
但至少你不會忘記
那個在碉堡與一隻鹿相遇的晌午
你趴在高處的牆垣
拿著單眼與牠的深邃相望
你沒動鹿也沒動
陽光安安靜靜穿過相思樹林
降落在你的身上
沒有人說話只有島按下了快門
於是你也有了島的迷彩
和鹿的斑

笑年ㄝ～安那

他們不遠不近的看著鬧熱
他們的笑和哭不遠不近
海和離家不遠不近的召喚
城市和未來不遠不近的閃爍
小漁村不遠不近的衰敗
你不遠不近的看著你的笑年
海邊浪大不去
山裡陰森不走
可以超速到明天的青春
被摩托車的駕照關著
三貼的風景總是未成年
成群結黨在派出所隔壁
哪裡熱鬧哪裡遠離阿
你的青少年是避光性的蛾
不許不行不可不准
所有禁止通行的路
現在都成了桃花源

會長出更危險的中年嗎
你的笑年回頭青你
某哩今阿係攞ㄝ當安那

夜市小孩

人潮是河
不停的向攤位拍岸
吆喝聲是邀請的手
此起彼落阿
轉過身是隱形的牆
不存在的門
你卻在最深處
看著父母辛勤的背影長大
眼神從小就世故
對陌生感覺到熱情
對熱情感覺到陌生
安安靜靜睡眠不吵不鬧
這夜市宛如螢光森林
燈泡壞掉的那一片樹葉
一隻小小知了閃著寂寞的光

街頭藝丐

你端好你乞討的鉢
我背好我的相機
你遮好你的傷口
我管好我的眼淚
在這個願望悶得
都快許下大雷雨的時候
我們就各自撐開自己的乾旱
你靜靜躺著
我靜靜龜裂
按下快門的同時
就關上了另一個世界的門
不說話的時候
我們就都只是魚
在這人海裡也沒什麼分別
你的眼神也不會張開鰓
想著與誰的雨季相遇阿
世界變了嗎
不是的她長這樣已經很久了
只是你今天才知道

流浪犬

不會開口說話
也還有眼睛
深潭一樣幽幽望著
沒有傷心
也還有風低低嗥著
人們總會離開
這荒野已經瘦骨嶙峋
人們總會離開
那樹已經痢痢了心
風說不是人們離開荒野
是荒野棄養了人們
就像現在
不是人們棄養了你
是愛棄養了人們

灰鵲鴿

當山都由灰轉綠了
你才開始秋天
尾羽總是比額頭有禮
不停地對著空氣逗點
有時候太過輕巧了
像不小心被風吹散的花瓣
墮落寧靜的山路溝渠
濺起稀稀落落
幾聲金黃色的鳴叫

流浪犬

那些饑餓的蛆
在你的肋排上興奮的跳舞
搖著尾巴
像聞到一種讓人發狂的愛

斷尾

鐘擺擱淺,淤灘處
一尾永恆的病理切片
活蹦生猛,時間
自此精神分裂
左腳,朝著龐然未知的頭身
追索而去
右鞋,還陷在悵惘的泥沼裡
若有所失 / 詩

憂鬱

她的眼神穿過無數的車輛和建築
望向煙霧的遠方
也許之前還長長的抽了一根斑馬線
這城市她停了下來
便長出了一大片陰影
久久不散

城市浮光

1 街道上的提琴手

轟轟然巨大混凝車輾過
老牌戲院嚷著要整修美麗肚腸
小女孩的琴音嘎然而止
千萬隻眼睛同時聚光
期待斷絃的可能
這個城市不適合安靜閱讀
彈跳的音符更容易重傷

2 影展

少年已被同伴逼到牆角
銳利的鋒芒劃不開眾人的沉默
陽光尚未露臉
濃妝的援交女
等著曝曬蒼白
影展裡有趕集的熱潮
高談和闊論從不安全降落
銀幕上女人享受死亡的最後高潮
音箱的重低音趕走瞌睡
樓下的古惑仔斷氣了嗎

3 失事現場

城市睡了

寥落的遊民還在夜的邊緣喘息

燒成黑洞的店面是闔不上眼的櫥窗

三歲孩童清醒的站立

久久的凝視 深邃的好奇

不遠處的父母不耐煩等候

不想讓孩子在失事現場

意外蒼老

咖啡館奇遇記

爬牆虎吃掉一整面玻璃那一天
我們活該倒楣進了這家咖啡館
不知道是我們找到了咖啡館
還是咖啡館找到了我們
總之我們是進去了
而且看到了陽光如何受到不人道的懲罰
但並沒有一隻老虎真的爬上了牆
我想這一定是可笑的誤會
就像傳說還沒有爬牆虎的時代
這面玻璃牆光可鑑人
有一隻到死前還堅稱
自己是始祖鳥祖先的蚊子
在這面玻璃撞歪了嘴
他以為在冰封雪湖裡為進化史殉了道
這是杵在一旁納涼的芭蕉
跟我們說的故事
只是故事的可信度有多少
大概只有眼前清白的玻璃水杯
知道深淺
我們也只是不好意思說

芭蕉的臉其實很大
無論從哪一面硬塞進哪個玻璃杯
不管哪個客人都認得出他
不過離我們身後一公尺的那堵牆
看起來就沒那麼簡單了
那是這裡最詭異的障眼法
活生生九個老菜甕被踢進牆裡
多精準又黃金的腳法
三個一列，一臉整齊的豬肝色
在對面的芭蕉從不說他們的事
我們在餐前一致協議
那裡一定塞了史前最美麗的七個侏儒
那剩下的兩個空甕子又預備裝誰
這又是一樁不可考的未來神秘事件
唯一可以幫得上忙的是天花板上的排球
哦哦…那其實不是一顆排球
嚴格說來是一隻像懷了孕的中年蜘蛛
不過就是有次不小心織了張排球網
就以為自己是可以娛樂別人的排球了
完全忘了他還有狩獵本事

不過我們可等不及他大開胃口
豬牛雞羊全上了我們的桌
我們得專心對付面前的佳餚
這是我們的一貫技倆
我們叫齊了 MENU 上所有的家畜
然後在一點點切割彼此
豢養彼此的胃
我們用路邊攤的國民價格
享用了豪華的全畜大餐
餐後水果是一根巨大的香蕉
他蹦上桌，優雅地撥開自己
一面說要我們別誤會他是美女壽司
而且和一旁的芭蕉沒有一點不正常關係
這實在是無所謂可以不必在乎的事
就像從來不會有人理會我們
上咖啡館為何從來不喝咖啡
了不起我們也可學窗外的老天公
在東北角的天空撒了晴天響屁
然後才耍賴的說
這裡的荷花池有點臭

我們就都是這樣心安理得地打了一個飽嗝
正起身時，遠方走來一對奇裝異服的狗男女
女服務生搨著兩隻肥大的長耳朵
推開重重的衙門
叮叮噹噹地說：歡迎光臨
他們一起晃著燙金的狗尾巴趕忙應著
「我們不用餐，我們來找人」

曾經母親的一天

阿珠站在影印機前
她曾經是個母親
現在她的背影更像個母親了
孩子死了以後
接下來的生活是這樣
她背著大家站在影印機前
右手送進白白的今天
掃過光
就會有黑麻麻的昨天吐出來
掃過光
右手的今天回到左手就是昨天
沒有意外，她已然是個曾經母親
曾經母親的背影呵
站在影印機前更像個母親
一千個小孩躲在影印機裡
喀茲喀茲，他們齊聲歌唱
天黑了，母親快快回家
喀茲喀茲，他們齊聲歌唱
天黑了，阿珠快快回家

阿嬤的跑水節

阿嬤們穿紅帶綠
擎著傘跟著陣頭一起下水
那些像流水一樣
失去的青春
現在都會回到春天的晚年
重新復出水漾少女
綻放比水花還要盛開的阿嬤的笑容

一
朵
紅
過
一
朵

巷子有狗

巷子裡有狗
是人煙的表示
對著空無輕吠兩聲
是舊時光還常來光顧的表示
拉長的影子
朝巷子走去
是回家的表示
那長得像鹿的狗
關上靜音
別過頭不和你四目相望
是你的眼裡
也有牠曾住過的荒野的表示

鴿子飛起來

你們飛起來
張開一千面扇子
一千張仕女的臉虛掩
隔著遙遠時空
一直笑著看了也像哭了
後來你停在樹上
開出一千朵雲
更像是被雪覆蓋
這綠得很夏天的公園
一棵樹獨自冬天了好幾分鐘

鯨魚眼

要動用多少老人的海
才能讓眼皮
承載千傾的相思

貓的白日夢

睡在絲瓜即將遠行世紀末
而瓦片又無法殘破成枯舟
他們的海洋確定拋錨
只有其間輕如蝶翼的夢
在無伴奏的陽光裡
緩緩漂流

貓步

他們的睡眠長滿針
每一片走進來的屋瓦都顛著腳
在千鈞一髮上經過千鈞一髮
越走越細瘦的夜
風也不敢有絲毫驚動
害怕有人的鼾聲裡藏著獅子
大聲一吼
才知道自己小心翼翼維護的世界
都只是別人夢的碎片

貓膩

縫裡有貓

貓裡有縫

夜晚每天在蹲在瞳孔

把貓撐大

讓他們眼睜睜看著你

捲走白日潛逃

人面蜘蛛

你面對著時光
看起來比較像個人
你背對著江湖
默默咀嚼你的雨天
等可以發表陽光了
就撒出時間的網
讓一切都來不及
來不及吞嚥
就消化了人生最苦的笑

白鷺鷥

這濕地沉靜的像湖
你在岸邊
偷偷開一朵浪花
是海沒說出口的夢
飛走了
就成了天上的雲
還在半空徘徊的
都是還沒有投胎的願望

燕子

借給燕子一雙兒女
她也會變成漁夫
在空中撈捕過剩的喧嘩
等馬路的腸子和空氣共鳴
天空和她的小孩打了一個飽嗝
黃昏會慢慢收起她的網

動物天氣

動物是一種天氣
貓是屬於霧科的
狗是雷科的
鳥是風科的
藏著身世的狼
是更神秘的雪
那寫詩的人呢
只能屬於雨科了
屋瓦、老樹、荷葉、荷葉下的水塘
一場雨
他們各自讀出了自己的傷心

神的房間



謝必安

夜色爬上你的背
路燈潔白如雪
覆蓋你的官帽
一年深似一年
鑼鼓聲耳畔叨叨絮絮
像前世還沒有遠離的大雨
雨阿是粗莽的大繩手牽手
奔跑到你眼前停下來
沒有盡頭站立的海
滂沱的另一端
是來不及赴約的遠方
這一端是你的魚枷
咬著你的頸項
越來越加急
呼吸就快追緝不到天明了嗎
誰還能再為你的晴天開臉
你真的曾經照見過神阿
關著羽扇似笑非笑
跟你一樣踩著虎步
搖搖擺擺走入人群

家將背影

你在那裡站著
雙腳跨開八字
與夜同寬
時間停你的背影眺望
前胸是海後背是山
往前是惡回頭是善
靈魂在無間的分秒裡遊走
左搖是神右晃是鬼
仰天是帶著哭的笑
只有不小心被路燈經過
才發現還一直貼著的影子
他看起來有點像
自己前世還沒有活夠的那個人

紅鋼管

一個人的時候
孤單是爬蟲類
沿著冰冷的鋼管蛇行
每一個迂迴都有烏青
都會長出刺
和疼痛碰撞
痛一次身體裡就開一朵煙花
血一樣燦爛
那被四肢盤據 翻覆的天和地
鋼管鏡像裡始終對望的
是神還是自己彷彿也可以
勾腿倒立
深情的吻出一朵紅蓮花

普渡

養肥了日子
豬也知道七月的下場
普渡是一座游泳池
筆直撐開的四蹄在供桌浮潛
屠刀摠下陽世日期
明天都是陰間的事了
靈魂油脂都飄去了岸邊
浮出水面的
剩下呼吸還會痛
不輕不重
不遠不近
死亡結結實實
岸上活著走過去的那些人
沒事的一聲驚呼
輕輕飄走像隻鬼

送水燈

走過的陰影
都在路上排好隊了
等著加入行列
水燈環抱在胸前
像一座幽暗山谷
隔著你的心跳
那一輩子就是這樣到底了
什麼也說不出來
說出來了也彌補不了什麼
至少現在還可以
默默脊樑望著脊樑
我們就有了彼此的送行
雖然七月逆著光看不見
走壞了的八字
放水流也好
到不了佛祖身邊
被撿走了也是命
起碼力爭上游的魚還可以被祝福
還有機會重新投胎做人

神的房間

廟是一座房間
許多願望雕刻過的房間
玻璃窗上有神的側影
原來是阿嬤擎起香的手
感覺神也很虔誠
而神也是一座房間
吸飽願望的煙霧
五臟只是黑掉的狀聲詞
在四海雲遊隔一座山
打一個會意的禪
身體已經習慣關上靜音
有人祈求只不過蚊子叫
一樣的地震

豬的各種節日

心死了很久
眼神依然笑得像花是情人節
張開耳朵
還有八方風雨是軍人節
挖空五臟廟府
臉上還堆滿彌勒佛是復活節
肚皮上蓋上紅色戳章
哪裡也不能趴趴走的是古蹟節
張開四肢還在供桌上飛行
是要活就要動節
脊樑上插把菜刀的
只是萬聖節
大大咬著一口柑橘的那個
才是愚人節

陣頭老師傅

在廟與廟之間擺盪
所有神的臉譜
不笑的時候都像你的人生自傳
那些嬉笑怒罵
每一場都像表演
在拋與接之間
沒有什麼不可以被摔碎
胳膊。腿。掌聲還有年少的心
沒有什麼不可以被漏接
汗水。乳酸。黑青的歲月
還有在等待的浮雲裡
時時得在煙霧裡隱形的自己阿
鑼鼓總像雨點一樣密集
就是沒有縫隙穿越人群
為自己好好下一場大雨
就是沒有時間發現時間
也忙得像你一樣那麼年邁

古廟剪黏

最後一片花瓣了
數十載的韶光
還用意志的根鬚撐著
遺忘被埋得很深
人間綠過又枯萎過
炊煙渺渺淡薄的豈止人情
在你的頸項之上
看不見的都是天堂
還有多少時間阿
等雞屎藤爬滿你來時的階梯
等那些旅人的腳印
又走出了一座橋
還要再啄去我最後的心志嗎
請還我
百年的鳳凰之眼

眾生種聲

白髮老婦倚著紅牆
大聲頌念著經文
領有國際證照的解說員
踩著她的韻腳
從廊外雲步了進來
他帶著墨鏡
不想讓神讀懂他
都是誰在翻譯這座廟阿
剛啃完一頁經書的蠹魚
脹著氣一時還說不上話
香煙裊裊起身
他只想跟更遙遠的天空告白
在月老偏殿第三根脊樑
繁衍了子嗣的燕子
天氣在冷一些
他也要去跟南台灣的暖陽壁咚
戴著紳士帽的街友
在牆外心虛的探了探
帽子裡藏著的那幾具臭酸的夜晚
見不了星光，滿天的
數字他永遠不懂神的阿拉伯
暗巷裡窸窣窸窣的臉孔阿

咬著耳朵像知道了什麼
濃妝艷抹了身世
藏進蒼白的乳房和大腿
初一十五偶而可以吃經念點齋

小宋江

在落地之前
你提著眼淚上舞台
鼓點落下
童年笑開了
掃棍 騰空
尖叫走在風之前
期望 歡呼 掌聲
像揚起的灰塵和彩炮
痠痛跟著白雲越飄越遠
在落地之前
只有陰影還記得
我們曾和自己分離三秒鐘
像一世人那麼久

勸世廣告車

這年節偌大的神的停車場
一艘艘返鄉的信仰靠岸
你奇裝異服寫滿經文
泊在那裏閃爍著命運
不說不唱等待著被翻閱
一本命運青紅燈
這世道蘋果只會不停墜落
往更深的地底去腐爛
碼頭怎能勸動一座海
一匹馬怎勒得住一片草原
壞人都是信仰了自己的壞
才變成壞人的
天地一樣的無言
只能有一隻帶著緣份的手
拈一朵蓮花深入我們體內
觸動我們彼此的心臟
像撥動一顆念珠

舞 龍

浪是你的鱗片
一個挨著一個倒下來
為了讓海
有一天可以飛起來

王船與老人

我站在逆風處
老人的話語很片斷
聽不清老人記憶裡的海
常常被海風拆散成許多的雲
隔著年歲隔著夢
卻看見了老人眼裡的海
那個乘著簡陋漁船
與海浪肉搏的大半輩子
那個等著王爺從海上來做客
虱目魚稠得像粥的豐年
那個送著王船出海
心裡滿筐滿蔓歡愉的感謝的海

老人不會記得我的
就像這片海也不會記得老人
一頭浪打上來是血氣小子
再跑回去又成了寂寞老人
我始終乾旱
只有接近他們
才有故事慢慢漲潮

七月

七月站在街頭
一動也不動
模糊的孤單
總是比準焦的寂寞寂寞
更容易
被人潮沖洗
到你眼睛的彼岸

七月

也許我們也只相隔著欄柵
伸手不見
風很輕易就穿越了
帶著恨
有一點點檀香
愛還躲著太陽
害怕不小心
就跟著冥紙一起湮滅
七月阿不能說話的都說話了
我可以聽見各種聲響
包括你
除了不能回頭
觸碰彼此的姓名

鋼管妹

還會痛嗎

那些眼光

在你的背影刺青

牽水狀

揮動幡旗
要風別再回頭了
被喚醒的海洋
可還有苦痛的記憶
一直回來的海浪，像你
不停覆寫的
是翻覆的天和地
田園和塹堤
還是連你的親族記憶
都快不能呼吸的
神主牌位舊時光那頭
你遙遠的名

誤入

哈台的大阪青斑蝶
停在春天的右肩膀，神看不見
夏天的三個苦和尚，光著腳
飛進玻璃櫥窗時趑進廟堂
脫笠、焚香、膜拜、歇坐
對鏡是業障，身世東飛西撞
宿命是空洞，生煙裊裊旋繞
起身、合十、戴笠、離開
青斑蝶放下兩千公里的傷
和尚們還要趕赴下個信仰
神從鼻塞的午睡醒來
哼不出氣，鬼才相信
如霧的薄翼
遷徙整座日光海洋

附記：部分青斑蝶有飛越海洋往返台日的遷移習性，
據載最長的飛行距離為 2035 公里

迓媽祖

越走越冷的冬天
最深處可還藏著雪
一年到頭總是勞動
休息的時候
氣力和年歲都跌坐在地
只有疲倦阿還遠遠的望
夏天迓來的媽祖
此時此刻
心中可還會揚起那時的鑼鼓
海一般喧天而去

神的照相館

當那些老時光
看著老街
眼神也變得懷舊的時候
會有神走進照像館
正襟危坐拍一張大頭照
在最美麗又還可辨認的時候
洗出自己，像人一樣
覺得今天又可以重新做神了

前世

我的眼淚就這麼多了
反正說了你也不會相信
起床前我是睡得很深的海洋
打個盹就是一百年
不小心翻個身
就成了現在的小水塘
鼾聲很小，而且
常常被浮潛的夢
吵醒

反光鏡的風景



空巢

秋天比其他季節更像河
河床鋪滿落葉
紋路比生前更深刻
詞性憂傷都是開了口就很難
再癒合的小小溪流
每一片葉子身上都藏著蜂鳴器
唉唉嘰嘰推著時間往腐敗流動
你站在沿岸像指示牌
時間以你為準向你看齊
往左是上游往右是下游
一枚鳥巢遺落在正前方
空空蕩蕩的句點
在你心上扎下錨
上游不遠處三個昨天的距離
一隻珠頸斑鳩與河面偷偷親吻的地方
有一行螞蟥蜿蜒 螺旋狀的河的酒窩
笑聲深不見底
那是三隻小雛鳥
留給母鳥最後的迴文詩
密密麻麻的小黑點
天空看了就跑
從此與翅膀失去通聯

反光鏡的風景

一顆子彈穿過鄉村風景
東西都不是東西
左腳跑到右腳來
樹歪屋斜
馬路跌跌撞撞撞進小巷的懷裡

一顆子彈穿過鄉村風景
鳥不香花不語了
時間在這裡結冰
白天嚇得不敢和黑夜交班
田裡的馬達嘩啦啦
鬼叫起來像瀑布

一顆子彈穿過鄉村風景
雞啼撕開黎明
也不是這麼幹的阿
只有安靜
安安靜靜坐在石棉瓦屋頂
想法宛如落日
反正早晚都要死

向日葵

曬了太久的枕頭

忘了收

便長出翅膀

跟日頭私奔

夏天的一口井

蹲太深了

日子過得很悶

決定在今年冬天裸開胸膛

歡迎四面八方

結夥搶蜜

我們都笑太僵了

甜份慢慢沉澱

身體會產生一種

不知不覺淺層的

糖的礦脈

麻雀樹

冬天以後
沒有名字的那棵樹變得很吵
掉光了回憶
身上掛滿麻雀
隨風的流言編織最八卦的髮型
每處分歧的想法都長出了鬧鐘
噦噦喳喳
吵醒每一個沒有睡飽的早晨
有時會意外織出了鳥巢
便托住整顆巨大天空思考
思考下一場頃盆大海
或孵一陣暴烈的風
隨時拔走你
被空飄的枯木
整座星球都是他漂流的河
被檢拾被雕刻成永恆的樹葉

夕陽的命盤

你只是需要一個碼頭眺望
視線在天和地的交界下錨
你用厚厚的雲彩上妝
表情看不出喜悅或悲傷
名字寫不出家鄉或他鄉
抬頭是日出
低眉是日沒
嘆口氣
會有成群的野雁
勾勒出心裡的海洋
未來會長成一艘船嗎
或者只是一隻白鴿
從前方飛來
什麼也沒說
過去在你的身旁靜靜歇下
和你一起仰望這傍晚的風雲
那是你明天的命盤嗎
是晴是雨都任由潮汐
在你的耳畔鼓起看不見的風浪

彩繪傘

1

你在屋頂掛滿雨天
讓疲累順著雨的虛線
癱坐下來
身體準備收工了
心就會慢慢放晴
只是衣服上還有那麼幾滴
還不想下班的顏料
那是有顏色的雨滴
是天空的願望還油漆未乾
是去年忘記把雨季收起來的傘

2

你在傘的葉面塗鴉
畫什麼不重要
只要綻放繽紛
就可以綁架別人的目光
把許多仰望拉長一點
就可以像風箏一樣
掛滿天空
不會有餘光注意你
剛剛從節慶的肉票裡餘生

屬海的

天空隨時會下起光的瀑布
在樹蔭跟屋緣的夾角
在眼神將要抵達
卻始終沒有抵達的時刻
陽光喜歡在你的肩膀留言
用魚鱗的口吻
也許比很久更久之前
我們都是屬海的
樹、屋子、天空、人和車
我們身上都還有水的流動
只是人生走得也太快
快到來不及
慢慢從背部浮出鰭

湖心

你就靜靜躺在那裏
什麼也不說
有時藍天白雲
有時微風拂面
偶有細雨飄飛
你也覺得很療癒
那天母鷺鵲鵲背著童年
遊過你春天的眉心
你覺得終於可以像個母親
偶而蹙蹙眉頭
抵抵夏末的髮鬢
黃頭白鷺就要來借住幾晚
說要孵幾天南部的陽光
你像個家敞開胸膛
感覺這樣可以給人溫暖也不錯
無風的下午傍晚
一對生澀的小情人從秋天的唇邊
划向你冬天的耳畔
吳儂軟語一圈圈漣漪播送
你覺得這樣放閃像天邊的小星光阿

請放心一切都會很好
就獨獨不想也不願
有人闖進來拋出滔天的懸念
想垂釣一個答案
你究竟裝著誰
埋在最深處的那口棺

平安

平安

就只是招個手

讓我知道

人海裡有你

平安

就只是出個聲

讓我知道

人山裡有你的

回

音

告白

潮汐每天向沙岸傾訴
沙岸總是靜靜傾聽
傾聽也是一種愛慕
像路燈彎著腰
每天向馬路告白
潮汐說完一件心事
就帶走他一些心裡的顆粒
沙岸覺得自己越來越輕
輕到再不擁抱會來不及愛
他鼓起勇氣張開雙臂
卻變成一群高腳鳥的翅膀
往無垠的天際線飛去
此生在也沒有回到最初說愛湖畔

你只是

1 荷田

撐開傘

你就可以擋住一整個雨季

那麼大面積的綠

整個鄉鎮的荷田看你

只是貼著時光

做夢都不會翻身的浮萍

2 蟬鳴

等了 17 年

才能高歌一曲

一整個夏天的單音高原

你只是無數個拉長音後

一個沒有音階的喘息

沒有被譜成傳頌的曲子

一個夏天就完成了一生

3 燈海

這是你最大的力氣

最大的亮度了

走入千家萬戶

你以微弱的燈光隱居

熄滅了

燈海還海著

你卻走入了長長的不再醒來的河

出去回來

魚出去雁回來

翅膀出去天空回來

小河出去大海回來

漣漪出去雨聲回來

落葉出去大樹回來

眼神出去人群回來

愛出去人間回來

恨出去地獄回來

也許我們到底看錯了時間

等錯了信箱

贖款出去

青春始終沒有回來

未來鄉愁

那些鬧熱的記憶
會在你的眼裡留下種子
長大離家以後
慢慢在你的腦葉
長成一片鄉愁森林
越遠越近
越老越綠

大王蓮

把呼吸停下來
漂浮在哪哪裡就是水面
你可以感覺自己
棲停在影子之上
盤起腿就坐成一艘船
散放四肢天幕慢慢罩下
你的裙就是你的國
你和他方的邊界
在水和陸
在春天和夏天
在邀約和拂袖之間
你是自己天地的大王

爬牆虎

你用綠葉補滿那些縫隙
總是有風漏網
穿過那些胸膛
有一些回音
來自季節深處
那人挽春風的髮型
穿蟬嘶的薄衣
一手盛放奇豔的花
一手抖開身體的落葉
冷著臉
讓你看他
一邊死去
一邊活了下來

當詩的時候

當筆筆視著你的時候
當電腦老到掉鍵盤的時候
當窗外的木瓜樹
瓜瓜墜地的時候
當木瓜樹上的麻雀
含羞帶雀的時候
當天上的白雲
不想著雲雲眾生的時候
當她覺得
這樣寫詩一點意思也沒有的時候

喧嘩

被我們用完即丟的日子
眼窩退得很深
幾樁模糊的往事
面目不太寧靜
未及命名的氣候
適合隔絕噪音
憑空拈來的一串
水流詩，嘩啦啦鹹度適中
時序乖乖摠下的幾枚新鮮
指紋紅艷欲滴
有人剛剛翻檢過時光的稜脊
背著我們沙沙書寫

在出生與腐毀之間彷徨

日子永遠剛剛走到一半
無力接續的永恆鞋帶
什麼穿過了天光的背面
床頭音響還很年輕
指縫間只見澄澈眼神
款款的水流動，不會回頭的
是那晚鬼叫的頻率
像那副笑臉坐迎的馬桶蓋
找不到合適的卡榫
便一個日子排泄一個日子
堆疊沒有鋼骨的五臟內腑
母親的膝蓋骨裡，長著一隻釘錘
每天敲掉一點什麼，感覺不到的

時間一直是海洋
一隻蜻蜓的霧面，凝止。

預言

他們在你的肺
安插了預言
一整年的呼吸
你聞起來都是
陰謀

繁花

太過艷麗了
趁著夜黑
一些繽紛的話語
偷渡給燈火
一些雜想的虛華
稀釋給雨滴
慢慢看淡這一季
再用黑白凋謝自己
什麼是恆常的花
在誰心裡盛開過的
都是

時間的河

你穿過時間的溪河
過去一直過去未來一直未來
有人從來只是個背影
卻變成一種永恆的存在
有人始終歡愉著面容
笑聲卻越漂越遠
有人像不小心飛走的汽球
沒有被聽見的願望
離我們的隊伍越來越遠阿
千萬萬流逝的表情在指尖，像細沙
走太快了偶而你停下來
會從腦海捧起誰的臉

致芙烈達及生命本身

把床移動，沒有了腿
紐約、巴黎以及墨西哥
都趕來祝賀畫展
仙人掌躲進大草帽的魔術荒漠裡
偽裝成床柱，仍銹著腳鐐
用猴子和鸚鵡做成的心
比烈陽更嚮往斑斕
只有時間冷冷框在畫裡
濃妝豔抹的生命，忽男忽女
桀傲的一字眉剛剛飛越死亡
時針和分針還追著顏色
跑得好喘
藍色房子時時刻刻都在燃燒
失去的孩子都長出了翅膀
神的臍帶還連著家鄉母親
又細又長
華麗的大床和天堂之間
生命巨大橫陳著
上帝看也不看
祂和芙烈達靜靜坐在板凳上
他們似乎都同意

當肉體減去死亡以後
剩下的灰燼，愛與恨啊
都會開出火的顏色
在每個陸續來看畫的瞳孔裡
繼續燃燒

樹影

1

你把自己複印在馬路上
送給每一個歸去的背影
這一天最長最遠的擁抱
然後轉過身假裝離去
像跟夕陽說了再見
其實我們都知道
一步也沒有離開
你繼續把自己站進更黑的夜裡

2

夕陽落下之前
你們都在一瞬間長大
把自己躺成斑馬線
讓每一次回家的經過
都有最美好的抵達

野花

你們群居在街頭
蝴蝶的姿態
心長出了羽翼
將要起飛
身體卻牢牢著陸
寂寞空久了阿就會長出了根鬚
這樣的下午多麼精神分裂
像天空將藍未藍
淡得有點接近沉默
我想你們是偶然的
之於車過你身旁的馬路
你們也是永恆的
之於呼嘯而去的人車
而那些人們要回去的家阿
你們的永恆還是偶然
都只是揚長而去的遺忘

荷葉上的露珠

噓

遠方別急著打雷

我在孵下一個下雨天

落 葉

只是我們都沒有發現
有些落葉是
覺得人生可以
再回到斑斕
一落地
就沒有在飛起來的蝴蝶

曬鞋子

等我把前世的山水晾乾
就可以再陪你走一段
江湖泥濘

木頭

你就坐在那裡
散置著四肢
像專心讀著誰的心事
午後的陽光雕刻完你的側臉
就退到了你的陰暗面
那臉沒有明顯的刻度
看不出陰晴圓缺
我們心裡
其實都有隱約的時針在跑
默默默數著
陰影像螞蟥慢慢靠近了
搬不走什麼的
只是又多腐壞了一天

濕地

你有草的瀏海

水的臉

白雲的五官

輪廓那麼膚淺

內心深不及膝阿

風吹了就老

風停了就回到少年時光

清明節

清明節其實是一個木棉樹的隧道
通往鄉愁的陰影
看不見的思念
被集體授粉
沒有恨只能往上爭艷的樹阿
只是我們不知道
兩兩對望排比而去的塚
那些熙攘的大紅阿
過分喧嘩
反倒是另一個陰間
想見不能見
到了這凋落的節慶
也會說著說著
就啪搭一聲哭了

旅社

你睡得像隻貓
拱起身子害怕
害怕一覺醒來
自己是壓壞這異鄉的霧
最後一根稻草

舊戲院

一切都落幕了
除了每天還是會有陽光
偶而風攜帶著雨入場
拾階而下
像有什麼還在黑暗裡
黑暗裡的都是素人
等著被星探發現
荒廢的戲院
每一天都是空酒瓶躺著
把時間喝光
再裝滿

假日公園

反正沒有人會發現
在這如常的假日公園

一朵昨天的雷雨雲
在綠蔭的末梢垮著臉
天空忘了警告他
“油漆未乾”

三三兩兩的風箏晃悠著
有那麼一時半刻
以為自己是隻鳥
遠處學校的鐘聲
一天沒有停過
想躲進人們的耳朵
不想回家

長矮凳上的小情人走遠了
情話還留在原地忘了帶走
一群螞蟻蕩了過來
風吹了就跑

髒兮兮的回憶怎麼也趕不走
涼亭裡的流浪漢
臉上的疲憊
一輩子也沒醒過來

凶宅

房子被拋棄以後
椅子只是站在那裡
站著也像被坐著
空懸的電線
靈魂被嘎然斷電
彩色的看著也是黑白人生
總還有風 要來假裝懸樑自盡
讓那些路過的舊時光
忍不住失聲尖叫
跟著搖頭晃腦說
每個童年故事
都住著一棟不遠不近的兇宅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童年就要掉下來 / 王大豐著.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2021.11

面 ; 公分

ISBN 978-986-0750-30-0(精裝)

863.51

110017495

童年就要掉下來

作 者： 王大豐

主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發行人： 張麗善

總編輯： 陳璧君

副總編輯： 蘇建蒼、侯博震、曾惠君

執行編輯： 劉采玲

出版機關： 雲林縣政府

地 址：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310 號

電 話： 05-5523196 (圖書資訊科)

設計印刷： 台灣和明興商貿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18 號 7 樓

出版日期： 2021 年 11 月

定 價： 300 元

G P N： 1011001669

I S B N： 978-986-0750-30-0 (精裝)